



# 寄厚望於 全國教育會議之後

■ 郭為藩

## 是行動的開始

為期五天的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已於本月五日下午閉幕，這個盛會誠如大家預期的，又再度激起社會大眾對教育問題的關注，成為新聞報導的焦點。曲終人散之後，應該是不僅留下一大堆結論建議與會議記錄，留待會後編印實錄，而是一連串的規畫作業與革新行動的開始。

舉辦一次這樣規模的會議，不僅是勞師動衆，投下大筆「機會成本」與事務費用而已，而且燃起了多少有心人對教育改革的期望與熱望：一旦他們發現沒有具體的後續行動，無異印證了批評者不甚友善的預言——「不過是又一次教育界的大拜拜而已」，對主辦機關的形象將有相當的污損。無可置疑的，有識者都會瞭解，不宜奢望一次的會議就能對當前教育的困境有突破性的改變，也不能徹底解決多年來盤根錯節的教育難題；召開類此會議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建立共識這一層次。以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而言，希望透過會議中的深入研討，確認：(一)當前教育問題的主要癥結何在？(二)針對今後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應該教育出怎樣的學生？(三)就時下一些時髦而尚未約定俗成的概念（如「教授治校」）予以澄清與確定，以避免大眾因一知半解而在思想上被誤導。這次教育會議雖未明定會議主題，資料上却顯示大會宗旨在「為邁向廿一世紀高度開發國家，策訂長程教育計畫」，可說是具有前瞻性與開展性的一

次會議。因此，主辦單位在標揭這個崇高旨趣的同時，當然熱切盼望透過與會學者專家的討論，達成對教育發展的遠景與方向的共識，運用可掌握的資源，透過有效的教育政策逐步求其實現。

## 定期發展 教育體質報告

不少人將這次會議看作是我國教育體系的健康檢查，邀請了各科專業會診把脈；如果這個譬喻算是妥適的話，那麼在健康狀況診斷過後，當然要對症下藥來設法治療或改善體質了。這些年來因為社會變遷太快，教育體系累積了不少病痛問題，平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雖也大致瞭解病情，究竟未曾徹底做一次全身體檢；如今身體狀況已有瞭解，今後在適當時間之後固然尚須例行再予檢查，但最要緊的是確定一些衡量體質與改善病情有關的客觀指標，每年定期評量，公諸於社會。這種道理就如同在體檢中被確定患有高血壓的病人，要經常測量血壓、膽固醇、三酸甘油脂、白糖、心電圖等一樣。我們希望教育部對這次會議共同確認的幾個關鍵問題，定出指標，列入管考，每年發表「教育白皮書」，讓與會者與關心教育發展的社會人士明瞭這些教育問題改善的情形。換言之，這次教育會議應針對廿一世紀資訊社會的新需要，提出教育發展的遠景，並用可評量的指標來描繪其輪廓。對於當前轉型期社會的重大教育問題，亦應透過客觀的指標來表示，至於解決此等問題的策略與遠程目標

的途徑，可由專案小組於會後深入研討，擬訂方案逐步實施。

## 設立 專案小組深入研討

這次會議議題的討論分九組進行，其設計偏重於教育階段與以系統的劃分，沒有採取問題導向的探討，所以一些大會熱門論題（如聯考問題），同時出現於多個分組中。對於這些重大論題，與會代表雖耳熟能詳，却未必曾深入潛研，且無背景資料可供參考，不少意見只是相當直覺的見解，未及深思熟慮。教育部如果對這些「多數人」的看法草率形成結論，進而引為政策的依據，則未免有欠慎重。拙意此類關係教育發展的關鍵性問題，會後應即成立專案小組，邀請有關專家學者，以一年或半載時間進一步深入評析其可行性，尤須就此一興革的利弊得失與可能造成的副作用進行系統分析，然後撰成報告公開發表。一方面讓社會上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士再次貢獻意見，供教育部綜合研判，確定政策。

以這次會議中頗受爭議的師資培育政策為例，不少學者在杯葛師資培育一元化政策之餘，進而否定師範教育制度存在的價值；少數出身師範院校的代表且主張廢除公費制與分發制，將師範院校改為普通大學。其實這些教育學者在放言高論、恣意抨擊現制之前，如有機會先行研讀一九八六年美國出現的兩篇有關師資培育政策的檢討報告——為霍姆斯小組提出的「明日之教師」（The Holmes Group 係由十

七位美國最著名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組成，報告原名Tomorrow's Teachers），另一為卡內基基金會贊助成立的教育專業研究小組提出的報告「有準備的國家——廿一世紀的教師（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或是稍為深入瞭解一下南韓在數度派員來華考察我國師範教育制度以後，在三、四年前於大田創辦「教員大學校」（即公費制師範大學）的動機，或許會修正他們偏激的看法。美國與韓國的師資培育是完全開放的，前述兩篇報告不約而同指出當前美國教育的最大危機（可參閱美國教育部在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國家在危機中」一篇報告），端在中小學學生學力太低，而其癥結在教師素質參差不齊，各大學教育學院招收進來的學生都是程度差的學生。法國是師範教育的發軔地，至今法國的師資培養制度一直為比較教育學者所樂道，並視為一種相當成功的模式（師範院校與普通大學設置的師資培養學程並行，一律嚴格要求教學實習）。目前一元化的師資培育制度誠然有斟酌的必要，因為現制使不少有志從事教育專業的青年不得其門而入；然而如以摧毀師範教育體制來代替一元化的現制，豈不是減少了有志從事教育者另一種選擇的機會，而與「教育自由化」與多元化的原則相違？

## 建立教育審議制度

這次參與全國教育會議的代表中，最大多數是學術界與教育行政界人士，雖然他們曾經

是學生，現在可能是教育消費者的家長，但是來自基層的教育工作人員出席比例顯然偏小，而代表教育圈外的人士與會人數也很有限，都是事實。因此，大會的結論與建議如何聽取社會各界的反映與回饋，使考慮的觀點更為周延，至為重要。教育決策民主化雖一向為教育當局所標榜，但觀乎我國重大教育政策的釐訂過程，對來自基層同仁的心聲與民間團體表達的意見並不十分重視。因此教育部在修訂教育部組織法的同時，似可考慮將現在的教育研究委員會改制為一種常設的中央教育審議會，邀請具有代表性的各行業社會領袖與少數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平日就各種重大政策構想廣泛徵詢基層與民間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通常出自教育專家的手筆，教育審議制度的建立有益於從不同角度衡量問題，以收制衡與統觀之效。

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列車即將到站，有幸搭上車的旅客，將分別下車返回工作崗位，每次火車到站，車廂裏的廣播總不忘提醒旅客：「不要忘記攜帶自己的行李下車」。值茲教育會議的列車即將到站，我們却要提醒車上旅客，「請別忘記帶着別人的意見下車」。如果只是帶着自己那一套想法出席會議，又帶着同樣的成見離去，我們的教育現況豈非依然故我，所以還是拋下自己的包袱，帶點新觀點下車吧！



轉載：中央日報 77.2.8.

作者：行政院政務委員

文復會主任委員